

台灣文學在法國的現狀ⁱ

關首奇ⁱⁱ

摘要

外國學者接觸台灣文學的研究領域，不難發現英譯的作品以及以英文書寫的資料或研究專書遠遠超過其他西方語言。且大部分研究台灣文學的台灣學者掌握的第二語言皆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英文。這當然不能否認以英文書寫的研究在各個領域的重要性及貢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美國的政治、經濟及學術多方面的影響，許多台灣學者能接觸到海外有關台灣文學的論述大多是以「美國」為中心書寫而成的，因此較難接觸其它語言的研究或譯作。本文擬從不同角度探討法國這個非美國的西方國家對於台灣文學的看法，考量研究台灣文學外譯及海外出版需具備的語言能力，本文將以筆者最熟悉的法國為研究場域，介紹法國的台灣文學出版現狀，並探討法國出版界與讀者的期待視界(horizon d'attente)。

因此，本文先從台灣研究在法國的正當性問題談起，點出台灣在法國學術界中的特殊位子，接著提出法譯台灣文學作品的選擇策略，再透過法國出版界對於台灣文學作品提供的「副文本」分析探討法國出版社如何將台灣文學介紹給法國讀者。本研究發現，在一定程度

ⁱ 本論文發表時依審查人部分意見進行修改，特此致謝。

ⁱⁱ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跨文本與跨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上，台灣文學在法國的推廣依靠意識形態、時空背景及地緣政治的條件，而同時法國學術界與出版界所關照的台灣文學特殊性也愈來愈多元，給予法國讀者更多了解台灣的可能性。

關鍵詞：台灣文學、台灣研究、翻譯策略、文學經典、譯本出版

The status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France

Gwennaël Gaffric*

Abstract

It is easy to find out that among the various studies conducted in Taiwan literature, the number of English-written books far exceeds those written in other Western languages. The phenomenon is the same for translation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aiwan. In addition, English is generally the second language used by Taiwanese scholars, as well as scholar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fter the World War II and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many Taiwanese scholars are often aware of American discussions about Taiwan literature; however, they rarely have chance to have access to studies or translations in other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cep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a “non-American” Western country-France. In this regard, I will briefly introduce how French scholars,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rs think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hus, examine what may b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ir “horizon of expectation” (*horizon d’attent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issue of the legitimacy of Taiwan studies in France, which highlights the ambiguous situation of Taiwan in the world. Next, I will focus on the selections of (French-translated) Taiwanese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Finally, with the help of Gérard Genette’s concept of “paratext” (*paratexte*), I will analyze how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rs introduce Taiwan literature to

* Doctorant IETT . 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III

French reader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France is influenced to some degree by ideological, geo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many efforts have been devoted to develop a more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literature.

Keywords : *Taiwan literature, Taiwan studies,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canons, publisher houses*

一、前言

戒嚴時期的「中國文化霸權」對於台灣文學場域的影響很深，深到可說當時沒有「正當」的台灣文學。在如此的體制下，學術研究非跟著官方的走向不可。解嚴後的台灣研究開始蓬勃起來，將「在台灣的文學」稱為「台灣文學」已有它的理由與存在的正當性。

當時的政治狀況與現代化思想的進入造成台灣和中國的時空分離，從而突顯出台灣的特殊性。隨著台灣社會的本土化傾向與政治的民主化運動，台灣學者開始較安心地將台灣文學做為自主的研究對象¹。在這種歷史脈絡下，台灣文學的聲音也更多元與豐富。在海外有關台灣以及台灣文學的研究是否曾經歷同樣的限制與傾向？本文試圖由這個問號談起海外翻譯界，特別是法國翻譯界看台灣文學的角度。

台灣或中國文學領域的研究平常可能較少談及政治意識型態對於出版與翻譯領域的影響，但實際上翻譯作品本身不只是語言的界面，也是文化的仲介。從某一程度來看，在翻譯的過程中，翻譯者也帶著言談的自我特色。如何選錄作品、如何翻譯、如何介紹給讀者等策略皆具有建立新詮釋觀點的能力。因此，從觀察海外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與翻譯出發，可以進一步思考台灣文學的正當性問題。而目

¹ 自主不意味台灣文學無中生有，因為台灣文學具有充滿著跨文化經驗的歷史。

前，除了日本之外，以台灣文學的翻譯作品量與學術論文量來看，對台灣與台灣文學研究最有收穫的國家是美國與歐洲的德國、法國²。

安必諾 (Angel Pino) 檢視 2004 年以前在美國的台灣文學翻譯作品 (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戲劇、散文集、詩集等) 一共有兩千一百八十多個篇目，法國只有兩百個篇目³。雖法美兩國的翻譯作品的數量還是相差甚遠，且兩國對於台灣文學的翻譯情況不完全一樣，但以這兩個國家為例來談可以有更廣的視角。因此，本文雖是以在法國的現狀為主要對象，亦將與美國的台灣文學狀況連結與比較。

二、台灣文學在學術世界的正當性

2009 年 11 月 13 日法國漢學協會 (A.F.E.C.) 的《無法被追蹤的漢學?》 (*La sinologie introuvable ?*) 研討會中，法國學者高格

² 按照法國人安必諾 (Angel Pino) 最明確的說法該是「美國英語、法語和德語是轉譯台灣文學作品最多的三種西方語言。」見安必諾，〈台灣文學在德、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03)，頁 155。「美國英語」這種講法鮮明的是不僅是英語的作品翻譯，也是美國學術的生產。有關在英國的台灣研究現狀較曖昧，主要的原因必定是「美國英語」的學術霸權。然而，我們不可忽略 1990 末在英國的 SOAS 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成立的「台灣研究中心」。另外可以參考應鳳凰，〈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七〇年代末迄今〉，《台灣文學評論》，(第 4 卷·第 2 期 2004.04)，頁 150-161，以及 WANG, David D.W. (王德威)，“Translating Taiwan”，in EOYANG, Eugene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頁 262-274。

³ 安必諾，〈台灣文學在德、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10 期·2006.03)，頁 156。

孚 (Stéphane Corcuff) 發表了一篇思考台灣研究正當性的文章⁴。台灣研究的正當性問題當然不只限於法國本身，更可以擴大到各國台灣研究的狀況，因為從某一種程度上而言，這一問題也依台灣本地學術研究的情況而定。其實，現在在法國的台灣研究不能說不存在。研究台灣的碩士生、博士生、學者愈來愈多，研究方向也愈來愈多樣，但還缺乏一個正當空間。尤其是台灣研究還經常被定位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是跟中國研究脫不了關係的一個研究領域。

Corcuff 強調的是台灣研究並非跟中國研究完全沒有相同的議題，相反的兩者間一直不斷地對話。但同時有一些台灣的研究也跟中國研究沒有直接的關係，可以說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經驗的差異已足夠把它們變成兩個有不同主題的場域⁵。

究竟台灣研究是否有一個「本體論的空間」(espace ontologique)？在法國，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研究的邊緣位子，我們又如何更了解台灣文學翻譯在法國的情況？都是本文將思考的議題。

(一) 中國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不存在」

⁴ 2010A.F.E.C. 出版了這次研討會的論文集：CORCUFF, Stéphane, « Étudier Taiwan. Ontologie d' un laboratoire-conservatoire », *Études Chinoises*, Hors-série, vol. n°29, A.F.E.C., 2010, p.235-257。

⁵ 例如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方言、台灣日治時期等研究。Stéphane Corcuff 教授建議台灣研究的「去帝國化」以及「去中國化」。同註4頁240。

第一個挑戰台灣文學正當性的因素不只限於台灣文學而是跟中國現代文學相關的問題。在台灣外與中國外的漢學研究傳統下，古代（古典）中國的研究一直被視為最有價值的：

反正法國的漢學家們感興趣的，更多的還是古代中國，否則就是漢語本身。以一八四〇年之後的現代中國作研究對象的人，在漢學界的眼裡簡直是一些新聞筆者。⁶

漢學傳統主義派的東方主義論述認為中國現代文學不如中國古典文學，這也許顯現了一個失去的東方文明的憧憬⁷。在東方研究的領域中常可見到崇拜古典、輕視現代的邏輯思想。

這樣的看法必然是帶著個人意識形態，但是不能忽略它有自己的歷史脈絡存在。首先，1949年後外國學者較不便到中國人民共和國從事當地的研究，更不用說1966年至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對於中國「古典」文化的破壞使得戰後法國學者避開中國現代社會而從事古典中國的研究，其中一些學者就把研究古典中國看作一個使命。

面對台灣研究的存在，該現象也有同樣的反應，台灣文學作品於二十世紀蓬勃發展（台灣的原住民口傳文學雖長久但卻沒有進入漢學

⁶ 安必諾，〈台灣文學在德、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頁160。

⁷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便是這一派的學者。見LEE, Gregory B., *Troubadours, Trumpeters and Trouble Makers: Lyricism,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頁94-95。

的領域) 這顯示漢學世界對於台灣文學存在的懷疑。日本學者岡崎郁子敘述曾在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留學時想研究台灣文學，反而因為當時台灣的學術界不信任台灣文學這個領域而遭到反對⁸。這種疑問不只存在台灣，在海外的漢學界也是常見的。

(二) 中國研究還是台灣研究？

超越「現代文學的輕視」層偏見之後，海外的台灣研究便碰到另一個學術上的困難。

直到七十年代末及美國政府承認北京政權為止，美國的漢學家們因「登陸」無門，都紛紛到台灣從事研究。他們不是把台灣看作傳統中國的文化和社會準則的收藏地，就是把它看作另一個香港：一個觀察共產黨中國的得天獨厚的瞭望台。⁹

五十年代的反共時期，在特殊的政治體制下，台灣所代表的是與共產大陸有所區別的自由中國。六十年代的選集所呈現的台灣，在西方現代主義影響下，表現技巧雖然有所創新，但在作品的主體意識上確地的失去個性和面貌模糊的，因而引起七十年代的現代詩批判和鄉土文學論戰。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有些台灣文學的選集企圖「代表」中國文學，或希望「取代」大

⁸ 鄭清文，《小國家大文學》，（台北，玉山社，2000）。

⁹ 安必諾，頁 159。

陸，以台灣文學「填補」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間文學上的真空。¹⁰

從這兩個觀點來看，可以發現當時對於進行中國研究的學者而言，台灣並不是一個不存在的一個場域，然而他們指向的研究領域仍舊是中國，甚至是古典中國而不是現代台灣。台灣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關係雖極複雜，兩個地方的歷史發展不是沒有斷層的，例如古典中國與現代台灣並沒有很直接的連結。然而，國民黨政府來台後，「中華民國」便成為外國學者從事古典中國的研究一個重要的舞台，此時在台灣的研究對象仍是中國而不是台灣。

換言之，台灣如同香港被視為是中國的觀察所，甚至是中國文化的避難所。從某一程度來看，若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現狀，不能不繞到台灣去看，這同時也顯示台灣文化與歷史的研究並不能拋棄觀察中國人民共和國大陸的發展史。但若將台灣放在中國研究的框架裡，就表示台灣本身沒有自主性，只是中國研究下的一個議題。

若要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從下列三個角度來看：

1. 政治的因素：

如大家所知，台灣有自主的政治體制、自主的經濟與教育系統及多元認同等特徵，不過這些都沒有官方與正當的證明。亦即一般來

¹⁰ 杜國清，〈超越中國，翻譯台灣〉，《台灣文學與它的英譯論文集》，(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2006)，頁 225。

說，海外的中國研究支持者並不否認台灣的特殊性，但是當台灣的政治地位沒有被承認、被正當化之際，獨立的台灣研究便不存在。換言之，台灣研究的正當性依台灣國際上的位置而定，所以和政治地位有脫不了關係的命運。

2. 財務因素：

1989 年成立的蔣經國基金會與 1981 年成立的文建會的經濟鼓勵對於台灣文學的翻譯呈現有很重要的影響¹¹。但是面對中國的經濟力量，台灣就嫌不足了。若台灣的基金會對國外研究單位的研究補助不如中國，恐怕研究單位會跟著中國決定的研究方向而走。

3. 語言因素

台灣語言的多元性，會影響海外翻譯界對文本的選擇以及增加翻譯、研究的困難度。這點待下節詳細討論。

這些因素對於台灣研究的正當性都有很重要的影響。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現象便是許多台灣文學的翻譯者是中文系的背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台灣研究無法避免從中國研究的觀點出發，這也脫離不了

¹¹ 今年(2011 年)，文建會成立的台灣文學翻譯補助由國立台灣文學館承辦，這項補助款有助於海外出版社與翻譯者將台灣文學作品介紹給海外讀者。以 2011 年國立台灣文學館補助通過的 17 個翻譯出版及翻譯計畫中，有兩個計畫將法譯台灣文學作業（黃春明的四篇小說與吳明益的《睡眠的航線》）。（來源：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29&Itemid=15）

中國研究的理論和影子。對此問題，杜國清建議翻譯台灣文學來超越中國¹²。

（三）台灣文學與語言問題

台灣學者邱貴芬曾提出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用中文寫作是否必然牽涉中國認同？¹³

語言問題是台灣文學的挑戰之一。若憑著語言來定義台灣文學，那麼戰後的台灣文學作品勢必屬於華文文學。這裡華文作為跨國族的一種符號，但是邱貴芬證明跨國族的「中國」跟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的論述間有很密切的關聯。換言之，她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跨國族中國與全球中國顯示中國民族主義者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想像，此論述也等於將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化歸入中國，這便是邱貴芬所懷疑的¹⁴。

首先，如何定義非華語的台灣文學（日治時期在台灣寫的文學主要是用日文而寫，如楊逵、龍瑛宗、吳濁流等作家以及非華語的原住民文學如何定位？）。因此，邱貴芬建議用地方（台灣）而不用語言

¹² 杜國清，同註 10。

¹³ CHIU Kuei-Fen (邱貴芬),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2 May 2008, 頁 596。關首奇譯。

¹⁴ CHIU Kuei-Fen, 同註 13, 頁 595。

(華文)來定位台灣文學¹⁵。但是從某一個角度來看，台灣文學的語言多元問題也成為翻譯台灣文學的一種障礙。

前一節提到台灣研究被看作中國研究的分支。因此，研究者或翻譯者掌握的語言多為「華語」¹⁶，對台灣文學翻譯者而言，日語、原住民語言、福佬話、客家話在台灣文學中的應用是一個很大的研究與翻譯障礙¹⁷。美國譯者 Berry 在翻譯台灣作家張大春的作品時遇到如下的困難：

翻譯台灣小說不只需要對中文(Chinese language)敏銳的掌握，並且需要了解中文在台灣各別的運用 (its unique usage in Taiwan)。¹⁸

¹⁵ 關於這方面，法語文學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也碰到類似的問題：究竟要如何分類「法語」作家：以語言的使用還是以發言之處 (lieu d' énonciation)？用「華文」文學來分類中國、香港、馬拉西亞或華僑文學其實跟離散文學 (Diasporic literature) 的分類有密切的關係，但「離散」這個概念意味仍存在著一個核定、決定 (認定) 散居人民的存在的中心 (另外，像日治時代的非華文作品該如何分類呢？)。

¹⁶ 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普通話」。

¹⁷ 在法國的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所從 2006 年開始提供閩南語的課，但是缺乏一個專業的系統性。關於翻譯者的語言策略與台灣文學中的混雜語言，可以參考本文筆者的碩士論文：*Histoire, langues et taiwanité : le cas de Rose Rose I Love You de l' écrivain taiwanais Wang Chen-ho*：

http://www.iett.eu/membres/ggaffric/assets/MEMOIRE_GGaffric.pdf

¹⁸ BERRY Michael, "Translating China, Translating Taiwan, Translating Zhang Dachun", 《台灣文學與它的英譯論文集》，(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2006)，頁 22。關首奇譯。

在翻譯台灣文學的過程當中，海外中文系或漢學系背景的譯者要先面對歷史產生的台灣國語與中國普通話的隔閡。如 Berry 說：

在台灣的環境下翻譯中國，現有許多的語言障礙 (linguistic hurdles)。五十年的時間分離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中文 (Mandarin Chinese) 有各別的演化與發展。¹⁹

但是，以 Berry 的觀點來看，翻譯張大春並不是真的在做翻譯台灣，而是在執行一個「在台灣的環境下翻譯中國」(Translating China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的行動。要翻譯中國，透過台灣必然會有障礙，但是若根據杜國清的說法，如果把台灣這個主題當作是超越中國的一種可能，那麼語言的多元性反倒不會成為一個障礙²⁰。

(四) 小結

至此，可以發現台灣研究在海外有極尷尬的狀況，所要展示的是台灣研究的發展與是否被「正當化」的看待有密切的關係。

然而，即使眼前看到台灣研究不是主流，也不能否認台灣文學翻譯存在。若要更了解在法國的台灣文學現狀，不能只從學術界的角度，也應該討論台灣文學在法國的地位與定義策略。並且，法國特別有趣的是多數翻譯台灣文學作品的人有學者與譯者雙重身分（如

¹⁹ BERRY Michael, 同 18 註, 頁 22。關首奇譯。

²⁰ 杜國清, 同註 10。

Angel Pino、Isabelle Rabut、Sandrine Marchand、Marie Laureillard、André Lévy 等），因此翻譯界與學術界有著必然的關係，因此不能避免論及台灣文學在翻譯界的發展。

三、台灣文學作品法譯的選擇性歷程

在美國²¹及法國，讀者對於翻譯文學的興趣基本上不比本國文學創作的興趣高，而台灣文學翻譯作品也不例外。齊邦媛敘述她在美國遇到海外讀者對台灣文學翻譯「不甚有趣的問題是要完全享受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或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就必須先對台灣的歷史發展有基本的概念。」²² 這些歷史背景當然是翻譯者與出版社可提供的，但不一定會馬上吸引外國讀者的注意，畢竟有多少讀者願意再花時間研究歷史再進入文本？更別說文本本身必須要先持有議題普遍性問題了。因此，台灣在日治時期及戒嚴時期相關議題的文學就有先天的弱勢（然而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正好與這些議題有相當大的關連性）。

舉例而言，在法國，李昂算是最著名的台灣文學作家，出版社翻譯出來的長篇小說包括《殺夫》、《迷園》與《暗夜》²³ 正因為李昂

²¹ BALCOM, John, "Translating Taiwa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台灣想像與現實——文學、歷史與文化探索》，（加州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主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頁 208。

²²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9），頁 526。

²³ *Le Jardin des égarements*, André Lévy 譯, Paris,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3. *Tuer son mari*, Alain Peyraube 與 Hua-Fang Vizacarra 譯, Paris, Éditions Denoël, 2004, *Nuit obscure*, Marie Laureillard 譯, Arles, Actes Sud, 2004。

提供的女性主義與社會議題對外國讀者較有吸引力²⁴。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已有議題上的限制，但是這議題並不是出版與翻譯的唯一策略，而只是翻譯的次要條件。在這一節裡面筆者所要觀察的是如何選錄台灣文學作品？為何？選錄的作品代表什麼樣的意義或象徵？

（一）1990 年代前的台灣文學翻譯

首先要提醒的是，譯者本人不是自己決定翻譯哪一個作品，還有許多其他因素的考量與條件的限制。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文本歷史背景的複雜性。這種抽象的影響是翻譯者與出版界很難避免的。翻譯不僅是客觀的摹寫，更是傳播一個知識與一個世界觀。從這個角度看來，史觀對於翻譯的選錄有很重要的影響。

按照筆者的觀察，在法國的台灣文學作品翻譯 2011 年一共有三十四本出版，包括小說、短篇小說集、詩集與散文集²⁵。雖然數量比美國少很多，也比在法國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少，但是逐年增加的。然而這裡更顯示台灣文學在法國的意義恐怕不是作品的數量，而是被翻譯的是什麼作品？什麼時候出版？

²⁴ 比較起來作品充滿著女性議題的中國女作家池莉是一位很常被翻成法文的作家（九部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集）。

²⁵ 這個書量算的是從出版社正式出來的作品，在文學雜誌或期刊上發表的，並正式出版的漫畫與兒童文學暫沒有在此。

法國最早的台灣文學譯作是在 1979 年發表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莎啞娜拉，再見〉，然而僅是在文學雜誌出刊，至今尚未出版成冊²⁶。

因此，更正確的說法，在法國最早出版台灣譯作是陳若曦的《尹縣長》²⁷，出版於 1980 年，下一本要等到 1984 與陳紀滢的《荻村傳》²⁸。而後，到 2000 年前只有四本。除了陳若曦與陳紀滢，還有李昂的《殺夫》出版於 1993 年、七等生的《沙河悲歌》出版於 1993 年、白先勇的《台北人》出版於 1998 年與王文興的《家變》出版於 1999 年。

這顯示出 1990 年代前在法國對於台灣文學的認識還不多。若仔細看，可以發現 1990 年代之前出版的兩部書是陳若曦與陳紀滢的「反共文學」小說。這點在 Angel Pino 的文章中也提到了：

陳若曦的作品與文化大革命的議題有密切的關係。首先這是由於這些作品批判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而非因為它們的作者是——一位台灣作家。²⁹

²⁶ 安必諾，同註 3，頁 158。

²⁷ CHEN Ruoxi, *Le préfet Yin : et autres histoire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Simon Leys 譯, Éditions Denoël, 1980。

²⁸ TCH' EN Ki-yi, *L' innocent du village aux roseaux*, Jacques Reclus 譯, Paris, Aubier Montaigne, 1984

²⁹ 安必諾，同註 3，頁 156。

可以把同樣的看法放在陳紀滢的《荻村傳》的情況中，1990年代以前正如前述提及，台灣只是作為一個「比較自由的中國」，一個中國大陸的觀察所，陳若曦與陳紀滢的作品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台灣寫作而被翻譯只是被自然地看成反共小說家而進入法國的翻譯界而已。

1960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簡單分為1966年-1976年）對於當時法國的學生運動與知識份子的活動有不少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毛熱」。然而，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被發現時，整個法國的知識系統感受到有需要重新了解這番熱潮，陳若曦與陳紀滢的翻譯作品助於這個現象而變成經典，但是跟「台灣」絕對沒有任何關係。

在美國的翻譯狀況有點不同，台灣與美國之間所維持的雙邊關係助於美國讀者對於台灣的了解³⁰。

儘管如此，當時在美國翻譯台灣文學不見得簡單：

在1970年代，我翻譯台灣作品時，台灣被作為是反動法西斯主義的國家。³¹

這表示在1980年代法國與美國對於台灣文學本身沒有很大的興趣，可以說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議題無助於其他台灣文學作品翻譯的發展。

³⁰ 60年代在美國已有台灣文學的一些翻譯作品，見安必諾，頁158。

³¹ BALCOM, John, "Translating Taiwa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頁207。關首奇譯。

(二) 1990 年代後的台灣文學翻譯

相較於 1990 年前，90 年代初期開始有比較多樣的台灣著作被譯成法文，這跟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與本土化運動有一定的關係。

如 Balcom 說：

1990 年代初期較容易出版台灣文學的翻譯作品。政策性似乎消失，替換成美學的關心。³²

在美國，1996 年發表第一期《台灣文學：英譯副刊》以及 1972 年在台北創立的《筆會英文季刊》，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英譯有許多的貢獻。

在法國，1990 年代出版的作品還沒有很多，如前述只有四位台灣作家，其中三位的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是屬於現代文學派，他們的風格已與中國大陸現代文學作家有所不同，以台灣現代社會為主要題材，呈現一種台灣特有的現代經驗（例如外省人離散經驗、父子關係、女性的壓迫等議題）。

從 2000 年開始，翻成法文的台灣著作開始多元化，包括白先勇、黃春明、陳映真、李昂、黃凡、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古龍、張大春、郭松棻、洛夫、楊牧、夏曼·藍波安等作家的作品。舉個例子

³² BALCOM, John, “Translating Taiwa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頁 208。

來看，2009年已有七本台灣當代著作被翻成法文了：黃國峻的《麥克風試音》、郭松棻的《雙月記》、平路的《行道天涯》、王家祥的《小矮人之迷》、陳黎的詩集《島嶼邊緣》、焦桐的詩集《完全壯陽食譜》與古龍的武俠小說《血海飄香》³³。

這些作品包含多種題材，多種文學類型 (genres)。這樣看來，似乎沒有任何政治意識的介入，但是事實上，沒有那麼簡單。雖然文學的美學在此時是翻譯台灣著作的第一條件，但仍有一些譯者跟出版社也想透過文學來讓讀者了解台灣的歷史經驗。

2003年 Bleu de Chine 出版社出版張光直的作品《蕃薯人的故事》³⁴，這個作品的重點其實不只在於他的文學表現，而是他的歷史

³³ HUANG Kuo-jun, *Essais de micro*, Angel Pino 譯, Arles, Actes Sud, 2009 ; GUO Songfen, *Récit de Lune*, Marie Laureillard 譯, Paris, Zulma, 2009 ; PING Lu, *Le dernier amour de Sun Yat-Sen*, Emmanuelle Pechenart 譯,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2009 ; WANG Jiaxiang, *A la recherche des petits hommes*, Elsa Chalaux 譯, Lyon, Tigre de Papier, 2009 ; CHEN Li, *Les confins de l'île*, Marie Laureillard 譯, Lyon, Tigre de Papier, 2009 ; JIAO Tong, *Recettes aphrodisiaques*, Marie Laureillard 譯, Lyon, Tigre de Papier, 2009, 。最新出版的台灣文學法譯作品便是 RAPONGAN Syaman, *La mémoire des vagues*, Marie-Paule Chamayou 譯, Lyon, Tigre de Papier, 2011(夏曼·藍波安的《海浪的記憶》)與 WU He, *Les survivants*, Esther Lin 與 Emmanuelle Péchenard 譯, Arles, Actes Sud, 2011(舞鶴的《餘生》)。同時友豐出版社 (Éditions You Feng) 有兩篇古龍的武俠小說出版：GU Long, *Un parfum de pivoine sur la mer écarlate*, François Lagarde 譯, Paris, You Feng, 2009 與 GU Long, *Aventures dans le désert de Gobi*, François Lagarde 譯, Paris, You Feng, 2010。

³⁴ CHWANG Kwang-Chih, *Souvenirs de la patate douce*, Luo Shenyi 譯, Paris, Bleu de Chine, 2003。

意義，他的選擇性過程具有紀錄台灣歷史經驗的試圖，所以可以說它隨著一個史觀而被翻譯了³⁵。

提到史觀，可以發現在德國也有同樣的現象。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覽介紹給德國讀者龍應台的最熱門的一本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明鏡》（*Der Spiegel*）介紹這部書的時候說是「近十幾年最重要的中文書」³⁶。如此的看法也能說屬於某種「經典化」的過程，因此可以看到法國與德國的媒體與出版系統選錄的經典具有無意識的史觀的參與。

最後，也值得注意的是被翻譯成法國的台灣著作越來越多，但是還沒看到任何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前面講述的語言的阻礙；二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還沒有被看作「台灣文學」，法國的翻譯界或許把「戰後」的台灣文學看成「正統」的台灣文學，日治時期的作品「還」不算經典。

在美國，第一本包括日治時期作品的台灣文選是在1983年出版³⁷，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整體的台灣文學選³⁸。

³⁵ 其實，在某方面，無論是李昂、郭松棻、舞鶴或朱天心等的作品都顯示對於台灣歷史不同的詮釋，但在張光直的筆下歷史事件似乎更直接地被呈現出來。

³⁶ http://taiwaninfo.nat.gov.tw/ct.asp?xItem=71044&ctNode=467&htx_TRCategory=&mp=4。

³⁷ LAU J.S.M. (劉紹銘), (Ed.), *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³⁸ 見 WANG, David D.W. (王德威), "Translating Taiwan", in EOYANG, Eugene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三) 小結

台灣文學翻譯在法國分為兩個時期，以 1990 年做為畫分的界線。若要解釋這個情況，不能忽略當時的歷史、社會與政治。學者、出版社、基金會或媒體等媒介對於文學翻譯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目前在法國所看到的台灣文學作品雖多元，但是因為它們基本上與翻譯界的策略方向相符。下一節試圖了解的是台灣文學怎麼被定位、稱呼和介紹給讀者。

四、台灣文學翻譯與它的「副文本」

本節將分析台灣文學在法國的傳播、介紹與認識，因此暫不談台灣文學的譯本正文，雖這一點當然非常值得討論，卻不是本文的研究中心，希望將有機會比較仔細地深入譯本正文分析。為了更了解法國出版世界如何傳播，也必須透過在文本外的出版策略探討這個問題。法國學者傑哈·簡奈特 (Gérard Genette-1930-?) 曾經強調文本「外」的重要性 (序、跋、告讀者、前言等、插圖、請予刊登類插頁、磁帶、書籍護封以及許多附屬標誌等)，這就是「副文本」。由一部文學作品所構成的整體(l'ensemble formé par une œuvre littéraire) 中，其正文 (le texte) 與副文本(paratexte)維持密切的關係³⁹。「副文本」有助於讀者對文本的理解與詮釋，尤其是在翻譯文學的情況下。

³⁹ GENETTE Gérard, *Fiction et Diction*, Paris, Seuil, 1991. 中文也被譯為「側文本」。

從台灣文學的翻譯作品來看，副文本提供的介紹可以知道作品的象徵意義。從「副文本」去觀察出版世界的翻譯策略也等於把翻譯看成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行動」(a meaningful social action)⁴⁰。換言之，翻譯台灣文學不僅有文學意義，還有社會、甚至有政治或意識形態的意義。在這個階段，本文將透過「副文本」的觀察（主要為封面與序言）來了解翻譯世界賦予台灣文學什麼樣的意義。

（一）台灣文學的名稱

「台灣文學」是一個總是有爭論的名字。在台灣本地，如何界定與如何稱呼台灣文學是一個從二十世紀初起就很重要的問題。台灣文學經過多次更名如外地文學、中國文學、中華民國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台灣的文學、台灣文學等詞語。這當然與許許多多在台灣歷史上的因素有關，同時跟台灣在國際上的稱呼也有關係⁴¹。

在海外對於台灣文學的名稱沒那麼敏感，但仍會影響讀者對於文本的了解與眼光。

⁴⁰ 見 KUNG Szu-Wen Cindy, “Network &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aiwan in English: With reference to translation of modern Taiwan literature” (Paper online:

<http://www.soas.ac.uk/taiwanstudies/eats/eats2008/file43177.pdf>). 在這個論文中，Kung 研究的對象便是非出版世界的仲介角色。Kung 特別強調台灣文學翻譯裡面的重要仲介者如王德威、齊邦媛等人。作者也仔細地描寫蔣經國際經會與文建會的仲介角色。

⁴¹ 見周慶華，《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台北市：生智文化，1997）。

一般而言，一本譯本的封面上會告知讀者原著語言。例如原著為英國作品的封面上可看到「從英文翻譯」(traduit de l'anglais) 這種介紹。若是美國的翻譯作品，會有兩種介紹：一是「從美文翻譯」(traduit de l'américain) 或「從英文(美國)翻譯」(traduit de l'anglais (Etats-Unis))。這就是說當兩個作品原來的語言是一樣之際，出版社通常會加一個符號，精確地讓讀者了解作品的來源。

而台灣文學翻譯作品的情況以李昂的翻譯小說來做一個小比較。前面提到到李昂的作品有三本長篇小說被翻成法文：一是《殺夫》(2004年 Denoël 出版社)⁴²，封面上並沒有直接說這部作品是從台灣來的，只有寫「從中文翻譯」(traduit du chinois)。第二個作品便是《迷園》(2003年 Philippe Picquier 出版)⁴³，亦使用「從中文翻譯」(traduit du chinois)。最後一本是《暗夜》(2004年 Actes Sud 出版)⁴⁴，跟前面兩本不同，出現「台灣」這個符號「從中文翻譯(台灣)」(traduit du chinois (Taiwan))。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看到是出版社本身決定「台灣」的符號的必要。若要更了解出版世界怎麼看待台灣文學，可以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就是出版社的網站對於出版作品的分類。

⁴² *Tuer son mari*, Alain Peyraube 與 Hua-Fang Vizcarra 譯, Paris, Éditions Denoël, 2004。這本書是第二次出版，第次出版於1992(Éditions Flammarion)。

⁴³ *Le Jardin des égarements*, André Lévy 譯, Paris,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3。

⁴⁴ *Nuit obscure*, Marie Laureillard 譯, Arles, Actes Sud, 2004。

第一，《殺夫》這個作品分為「外國文學」（非法國文學），跟美國、以色列、西班牙等作品是同類的⁴⁵。

第二，《迷園》分為中國文學，跟老舍、王安憶大陸作家是同類的⁴⁶。

最後，Actes Sud 出版的《暗夜》歸入中文台灣文學⁴⁷。

這簡短的比較讓讀者了解不同的分類、不同的「副文本」也對讀者了解作品的來源與特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像前面看到對於台灣文學的多種眼光顯示台灣與台灣文學在國際上很曖昧的位子。

最後，值得注意的另一個現象在於作家名字的「標音」翻譯，一般而言，出版社使用漢語拼音，但是有一些出版社使用通用拼音來畫分台灣與中國大陸作家（例如前面提到的張光直，拼音為 Chwang

⁴⁵ <http://www.denoel.fr/Denoel/Control.go?action=rech>。（Denoël 出版社的官方網站）。

⁴⁶ <http://www.Éditions-picquier.fr/catalogue/?o=30&cid=4>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出版社專於亞洲各地的現代文學。

⁴⁷ <http://www.actes-sud.fr/langue.php> 在此也必須提到紙虎出版社（Éditions Tigre de Papier），最近出版了不少台灣的作品，見 <http://tigredepapier.nuxit.net/>。並且也是出版第一部台灣文學研究的書，便是 MARCHAND Sandrine, *Sur le fil de la mémoire : Littérature taiwanaise des années 1970-1990*, Lyon, Tigre de Papier, 2009。這本書主要針對七 0 到九 0 年代台灣文學中的記憶問題，作者介紹的台灣作家（王文興、七等生、李昂、琦君等）把握的很好，只可惜作者沒有提到像李喬、施淑青、舞鶴、王家祥、原住民作家或歷史大河小說的興盛或日治時期文學的再現。此外，法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已漸漸地升起，（例如 2004 年波爾多大學承辦了第一場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另外，里昂第三大學跨文化所與馬賽第一大學中文所今年有幾位研究台灣文學的博士生），但到目前學術論文還不多。

Kwang-Chih，漢語拼音應該為 Zhang Guangzhi），但是這種分類只會跟曾經學過中文的讀者有互音，在其他情況下，對讀者而言是一種混淆。

（二）如何將台灣文學介紹給法國讀者

至此簡單地分析法國出版界介紹台灣作品的多種方式。然而，出版社不算是專於「台灣」。在作品與讀者的媒介間，翻譯者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一般來說，他的貢獻出現於序言或後記中，他的目的就是促進國際（法國）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和動向能有比較切實的認識。另一個值得被強調的是不同於美國，在法國的台灣文學幾乎都是法國人翻譯。在美國，如齊邦媛、杜國清、王德威等台灣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來到法國的台灣學者似乎較少。這個也必定是在美國的台灣文學翻譯比法國興盛的主要原因之一⁴⁸。

在此以王文興的《家變》的例子談起。翻譯者 Sandrine Marchand 在台灣文學研究與翻譯的領域中有相當高度的成就。

今日現代中國文學的使用權相當的廣泛，然而住在台灣的作家至今默默無聞。是政治的後果還是「無意遺漏」？總之，台灣文學具有他自己的特殊性、它充滿著主觀性的世界觀與對於文體的尊敬，這現在都不能跟中國現代作家搞混在一起。另外一種這幾年證明這種特殊性的創作表現便在電影領域。自相矛盾地，台灣在

⁴⁸ 安必諾，同註3，頁158。

尋找它的認同時，在五十年間台灣比在大陸共產黨的排斥保存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及它的寫作藝術 [……]。⁴⁹

翻譯者的論述這裡有四個重點：一是肯定台灣文學的存在；二是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三是台灣作家相對於大陸作家的特殊經驗（用譯者之語來說便是台灣作家不斷地尋找自我的認同感）；四是台灣文學承接中國傳統文學的美感。

前面三點認定台灣文學的獨立價值，並且肯定了與現代中國大陸不同的文學經驗，這就等於說台灣現代文學有它自己的主體性。

最後一點顯前述的看法，就是將台灣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避難所」。這裡，Marchand 想強調的也許是台灣文學中「美學」的一大部分來自中國傳統文學的堅持與現代台灣經驗的特殊性產生的一個交互作用。這種論述在某一程度來看有它的道理，我卻認為不能完全地把台灣文學介紹為中國傳統文學的最好的繼承者。例如，以王文興的《家變》來看，西方現代主義對於王氏的寫作技巧恐怕比中國傳統文學還有更大的影響（其實序中 Marchand 已正確得指出王文興的顛覆書寫並在台灣現代文學中的特殊位子）。

相對的，如果說《家變》中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雖不會把台灣現代文學的美感減少，但相對的也許會減少台灣文學的「異國情調味」。換言之，把台灣當作「本質中國文化傳統」的避難

⁴⁹ WANG Wenxing, « Avant-propos », *Processus familial*, Sandrine Marchand 譯, Arles, Actes Sud, 1999, 頁 1。關首奇譯。

所雖然可能增加海外讀者興趣或好奇感，但若進一步思考，以「陌生化」、「東方化」、「傳統化」為其正當性而持續我們前面提到的古典中國與現代台灣間的直線性論述，我們卻不能只把這個現象當作台灣文學在海外「熱門」的唯一指標。

(三) 小結

本文所探討的是台灣文學翻譯雖沒有中國現代文學翻譯的那麼繁榮，但卻確實存在於法國的出版市場上；然而，它的名稱、定義與象徵較曖昧。看到在不同出版社的介紹下，台灣文學符號的意義不一樣。

基本上，對不熟悉台灣的讀者而言，台灣的狀況當然出現在文本裡頭，但是不能忽略出版社、譯者（翻譯媒介）的角色。所謂的「副文本」助於我們了解在法國對於台灣文學的論述。

五、結語

若要進一步分析台灣文學的歷史，不能忽略世界對於台灣文學的眼光，如同大家所知台灣在國際的存在依靠海外國家的承認；同樣地，台灣文學的存在不能只依靠在台灣台灣人的承認，海外對台灣的肯定也很重要。文學便是有助於認識台灣的一個可能。

現在在台灣已有許多大學成立台灣文學系，甚至碩士班、博士班；而且也漸漸受到海外的注目。翻譯文學不僅有「逃避路線」⁵⁰，也有文化翻譯的「多餘意思」。在台灣文學的情況下，本文簡短地觀察了海外文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的觀點，包括研究界、出版界與翻譯界的觀點。

研究者、出版社、翻譯者都是原著與國外讀者的媒介，這三個角色會影響讀者對於作品的了解。然而法國如何看待台灣文學，需要一個更完整的研究，也需要經過文本的翻譯內容來看。換言之，在媒介與讀者之間，最能代表台灣的仲介當然還是文本本身，最根本的期待其實該更轉注台灣文學創作。這幾年來台灣培養出了不少像蔡素芬、駱以軍、巴代、吳明益、甘耀明等優秀的年輕作者，可以期待這批有著不同的台灣以及世界經驗的創作者將來有機會當台灣的最好代言人。

齊邦媛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有如下的看法：

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它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台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變它的存在。⁵¹

⁵⁰ 「逃避路線」(line of escape)，見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in VENUTI Lawrence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2, 頁 11。

⁵¹ 齊邦媛，〈台灣、文學、我們〉，《巨流河》，(台北市：天下遠見，2009)，頁 486。

我個人認為台灣文學的味道當然跟它的優秀表現有很密切的關係，台灣作家若要海外的讀者接觸他們的作品必然要提升內容的精彩度，但同時我也相信有台灣文學這個符號，說不定會有更獨一無二的香味。

參考文獻

1、中文：

安必諾 (Angel Pino), 〈台灣文學在得、美、法三國——歷史及現狀一瞥〉, 《中外文學》, (第34卷·第10期 2006.03), 頁 155-165

杜國清, 〈超越中國, 翻譯台灣〉, 《台灣文學與它的英譯論文集》, (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2006)

周慶華, 《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學」》, (台北市: 生智文化, 1997)

齊邦媛, 《巨流河》, (台北市: 天下遠見, 2009)

鄭清文, 《小國家大文學》, (台北, 玉山社, 2000)

鄭清文, 〈談台灣文學的外文翻譯——從《三腳馬》說起〉, 《台灣文學與它的英譯論文集》, (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2006)

應鳳凰, 〈台灣文學研究在美國——七〇年代末迄今〉, 《台灣文學評論》, (第4卷·第2期 2004.04), 頁 150-161

2、英文：

BALCOM, John, "Translating Taiwa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台灣想像與現實——文學、歷史與文化探索》, Center of Taiwan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 頁 207-210

BERRY Michael, "Translating China, Translating Taiwan, Translating Zhang Dachun", 《台灣文學與它的英譯論文集》, 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2006, 頁 21-26

CHIU Kuei-Fen (邱貴芬),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7, No.2 May 2008, 頁 593-620

HARRISSON Mark and STORM Carsten, "Introduction", in HARRISSON Mark and STORM Carsten (Ed.), *The Margins of Becoming.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aiwan*, Harrasowitz Verlag, 2007, 頁 7-18

KUNG Szu-Wen Cindy, "Network & cooperation in translating Taiwan in English: With reference to translation of modern Taiwan literature" (Paper online: <http://www.soas.ac.uk/taiwanstudies/eats/eats2008/file43177.pdf>)

LAU J.S.M. (劉紹銘) (Ed.), *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E, Gregory B., *Troubadours, Trumpeters and Trouble Makers: Lyricism,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ENUTI Lawrence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2

WANG, David D.W.(王德威), "Translating Taiwan", in EOYANG, Eugene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頁 262-274

3、法文：

CORCUFF, Stéphane, «Étudier Taïwan. Ontologie d'un laboratoire-conservatoire», *Études Chinoises*, Hors-série, vol. n°29, A.F.E.C., 2010, 頁 235-257

GENETTE Gérard, *Seoils*, Paris, Seuil, 1987

MARCHAND Sandrine, «Avant-propos», in WANG Wenxing, *Processus familial*, Sandrine Marchand 譯, Paris, Actes Sud, 1999

MARCHAND, Sandrine, *Sur le fil de la mémoire: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des années 1970-1990*, Lyon, Tigre de Papier, 2009

PINO Angel, RABUT Isabelle, «La littérature taïwanaise», *Le Magazine Littéraire*, n°429, 2004

4、網頁：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05/02/27/2003224850>

http://taiwaninfo.nat.gov.tw/ct.asp?xItem=71044&ctNode=467&htx_TRCategory=&mp=4

<http://www.denoel.fr/Denoel/Control.go?action=rech>

<http://www.editions-picquier.fr/catalogue>

<http://www.actes-sud.fr/catalogue>

<http://tigredepapier.nuxit.net/>

http://www.nmtl.gov.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29&Itemid=15

